

大眾語文叢書

A·P·安德烈也夫著

徐沫譯

# 馬爾的語言學說

大眾書店

大眾語文叢書

# 馬爾的語言學說

A·P·安德烈也夫著

徐 沫 譯



大眾書店

馬爾的語言學說

書號 S A 0063

32 K. 41 P. (權)

(在上海印製 • 科學)

大眾書店 出版

北京店：西四北大街甲二〇一號

天津店：一區羅斯福路二五七號

上海店：(13) 中正東路三號

福州分店：中正路二八六號

有版權 • 不准翻印

初版：一九五〇年五月

(1—3000)

## 目 錄

|                     |    |
|---------------------|----|
| 一 雅弗族諸語言.....       | 1  |
| 二 聲音語底史前學 .....     | 7  |
| 三 聲音語底形態學和意義學 ..... | 15 |
| 四 結論 .....          | 37 |

## 一 雅弗族諸語言

印度歐羅巴派底語言分類……殘存性的語言……  
原始語問題……種族的語言……音底結合物……雅弗  
族諸語言之無定的特質……語言史前學底探究……  
“雅弗”這名字底來源

四十年前，喬治亞底首都鐵夫利斯(Tbilis)底新聞紙「伊凡利亞」上(註一)，刊載了一篇題為「喬治亞語底本質與特性」的論文。

這篇文章是第一個嘗試，給喬治亞語在那些已經「按照族系」地分門別類過的，全地球各種語言裏，確定了位置。

原來，到那時候為止，大部份的語言——特別是歐洲語——已被人就形態和源流二方面精密地審察過。從中所謂「印度歐羅巴」(或阿利安)(註二)系諸語言算是

佔着人類語言底族譜上底最高位置，在它之下。是閃(註三)族諸語言，再其次是含族(註四)諸語言等等。在語言形態學上，它們又分爲變形型的，接合型的，部份語根型的(或單音的)三類。

但是，在歐洲諸語言裏，獨有高加索底幾種語言(亞美尼亞語除外)和一種位在比里尼斯半島底山地裏的山民，巴斯克人(Basque)底語言，在這個「語言族譜樹」底枝葉上找不到依屬，也不能在那已經編排好了的語言形態學的表上佔一個角落。

這個高加索語(包括喬治亞語)底「未知」的狀態，深深地激起了一位四十年前的彼得堡大學底學生，東方學學者，尼古拉·馬爾(從母系方面說來，他是一個喬治亞人)底興趣。

後來，賴了他底獨立的探究工作和大胆的——因之，不免和正統派的印度歐羅巴論衝突的——論斷，他發現了喬治亞語和閃族語之間的血緣關係。

上面說的那篇論文便是他爲了解釋這個論斷而作的。

隨後，藉了一些與印度歐羅巴派底方法不同的，更廣泛的探討與推論，馬爾進一步地證實了某種帶着「殘存的特性」(Postvivinta karaktero)的語團之存在。這一類語言是不能歸入任何一種被正統派的語言學家所欽定

的系統裏的。同時，他又提供了許多新的概念於人類聲音語底起源、和現存諸語言底系統構造相互關係的研究上。

馬爾所發現的語言底真實情形，首先證明了：那向來被人當作宗教信條那樣崇拜着的印度歐羅巴派的假說之大部份，原來不過是一些不着邊際的神話，早已應該送進歷史文獻堆裏去而以新的語言科學的、嚴格地確實地證明了的理論來代替它：

第一，印度歐羅巴論者所津津樂道的一種「統一的原始語」(Unueca pralingvo) (註五) 是從來不曾存在過，也不可能存在的！

相反，在原始社會裏，存在着的原始語不但不是一種，並且也不是若干種，而是許多種。這許多語言，經過長久的互相接觸而影響、而變質、而同化、而再分裂……。這個不斷的分合底結果便是語言的數目愈來愈少，在將來人類生活統一的時代，這若干種語言最後決然會給與未來的統一的人類以一種共通的語言。

第二，一般所謂「語言底族系」屬於這些族系裏的諸語言都被按照它們底構造底完備性或不完備性而分成階級，正和「合理的」資本主義社會底階級構成一樣——是從來不曾存在過、也不能存在的。

第三，所有的語言是從一種同一的源泉裏生長出來

的，這源泉便是若干種彼此近似的「音底結合物」。人類底各種語言底結構，現在所以會變得彼此各不相同，不外因了下面這個原因：即是它們之中，有些已經達到了接合型的階段，有些發展到了變形型的階段，而有些還停留在初期的「無定形的」——即是所謂「語根的」狀態上。

關於那被馬爾發現的「殘存的」諸語言，和它們底共通名字「雅弗」底來源這一個問題，這兒可以先解釋幾句。

除了高加索諸語言（註六）和巴斯克語之外，馬爾還考定了帕米爾高原底維爾希克人和蘇聯伏爾加河流域底丘伐施人底語言，也是「雅弗」語言。

毫無疑義的，它們底數目決不止這一些，伴隨這個問題底繼續展開，將來一定會發現比之更多的這一類的語言的。

它們外貌上的顯著的特點便是它們具有「殘存性」和「無定形性」——這就是說，它們底形態構造是帶着一切語言——接合型的、變形型的、語根型的——底特徵的混合物。這種「無定形性」呈現在上述那幾種「雅弗」語言底一切因素裏，不論在外形上——聲音及其結合物、或是內容上——聲音底結合底涵義，都同樣顯著。

把各種語言底「殘存性」的因素（在諸語言裏，它們底發展階段，很是參差）詳加比較，馬爾終於判明了人



類聲音語(它們底根源可以追溯到一萬甚至十萬年之前)底史前學(Paleontologio)底真相。

用了這種方法探討出來的人類聲音語底史前時代底實際情形，並不憑空猜想地(這是印度歐羅巴論者底拿手好戲)而是有着充分的真實性地證明了。人類底語言，不論什麼時代，在它底每一因素，和每一發展階段上，總是那同時代的建基於各種不同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上的社會底真確的反映。

因了馬爾四十年來不倦的多方面的努力(不單是在語言學範圍裏，並且也旁及人類學和別的部門)，關於語言學的具體材料和要素，漸次積聚起來，一種新的、唯物論的語言理論從這些素材裏獨立地產生出來了，這理論像一支巨大的火炬，照亮了一切語言史前學底陰暗角落，更把那些鑽在牛角尖裏的，專門以研究語音底表象、變化、次序、轉移及其諸法則爲業的印度歐羅巴語言學大家所辛辛苦苦建造的空中樓閣炸得粉碎。

因爲這理論是在「雅弗族諸語言」底基礎上生長起來的，於是它就得到了「雅弗語言理論」的名字。

自然，這名字完全是假定的，並沒有什麼事實上的基礎。原來，十九世紀初葉，所謂「人類聲音語的比較歷史學」流行一時，一切在當時的科學探究下的語言都被歸納爲阿利安的(印度歐羅巴的)、閃族的、含族的幾種。

“閃”和“含”這二個名字都是從聖經裏借用來的，它們是諾亞底二個兒子底名字，諾亞底第三子便是「雅弗」，也有人主張把它借用爲「阿利安語族」的名稱，但是因了要陪襯出「文明的」歐洲語「完美性」起見，人們還是審願沿用“印度歐羅巴”（註七）這塊老招牌，於是它就被長久擱起。

馬爾決定抓住這一個機會把這個假定的名字題給他所發現的幾種語言，現在，這名字已被這理論底朋友甚至敵人所一致公認了。

---

註：1. 喬治亞在古代是被稱爲『Iverio』的。試把這字和『Iberio』

（伊俾利亞，即比里尼斯半島，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比較一下吧，除了各個名稱底近似外，還有許多關於這一個地方底古代移入民底親屬關係的證明，這親屬關係是被雅弗理論解釋出來的。（原註）

2. Indo-Europa 系包括印度，波斯，亞美尼亞，希臘，阿爾巴尼亞，意大利，凱爾特；日耳曼，斯拉夫等語系。（譯者註）

3. Semida 系包括古亞述，古希伯來，菲尼基，敘利亞，阿剌伯諸語系。（譯者註）

4. Hamida 系包括柏柏，努比亞，埃及等語系。（譯者註）

5. 關於這『無從捉摸』的問題，就是印度歐羅巴派內部也鬧不清楚，究竟原始語是一種呢還是幾種。（原註）

6. 包括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山地和平原底幾十種語言。（原註）

7. 雅弗語言學已將“印度歐羅巴”這個不合邏輯的名字改爲“普洛美坦達”——神話中雅弗的兒子的名字。

## 二 聲音語底史前學

手……原始的工具……手勢語……聲音底起源…  
…原始的聲音及其殘留……聲音語的產生……聲音語  
底涵義底轉化……聲音語底機能

聲音語底史前學自然地提供了一個基礎，這基礎是解決無論那一個語言科學上底主要問題的出發點。

所以，建立一個關於人類語言的一般性學說，不從它底前史開始，而從它底中間階段上任何一點起頭，無異建造一幢房屋，先蓋屋面後打地基。然而，抱歉得很，印度歐羅巴語言學大家却喜歡這樣做：他們在十九世紀初葉，抓住了梵語和與它同時代的希臘、拉丁、及其他『阿利安』（註一）（高貴）的語言，作為研究的起點。顯然的，這種研究結果無非等於砌了一座紙牌的寶塔，現在，禁不得唯物論語言科學底風暴一吹，它就立刻倒下來了。

可是，也有人或許要問，就是上面說過的，那被雅弗族諸語言所證明出來的，確實地而非懸測地奠定了聲音語前史底基礎的，所謂『語言底真實情形』，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呢？

首先，這些語言底真實情形，證明了，『理性』這個名字是從遠古時代的『手』這名字裏派生出來的。舉例說：在亞美尼亞語裏『理性』等於 han 加 tar，就是『手』加『手』，在喬治亞語裏，Qel-Qel 的意思是『手』而亞美尼亞語底 qel-q 是『理性』或『頭腦』的意思，在亞美尼亞語裏 qel（現在變成 qeğ）意為『沒有手的』或『殘廢的』而喬治亞語裏 qel 意為『無智的』或『瘋狂的』。就在俄語裏，也有同樣的情形，例如 ruka（手）經過動詞式 rušitj-rufnutj，再經過 ruh 而變成 duh-duša（精神）。

這些語言底接近點本身就證實了：手——遠古時代唯一的生產工具——也創造了人類底『理性』和思維。亞理斯多德把人類底手稱為『工具的工具』。希臘哲人亞拿薩哥拉也說『人類是動物裏最聰明的，因為他們有二只手』。人類底手能够做種種工作，而猴子底却祇能做有限的動作和非常有限的勞動。

手創造了人類本身及其整個文化。對於這一點意義，古代的人也了解得很清楚，他們時常以為靈魂是在手上，

或者給『神』以手底形象。

在『雅弗』諸語言裏，諸如此類的情形呈現得很多很多，上邊所舉的不過一個例子而已。

假如我們知道，手底作用不僅僅是勞働底工具。而且同時又是原始時代底重要的『交換意思的工具』的話，那末，對於『人類底理智和思想起源於手底不斷的勞作』這一唯物論的論點，就不難領悟了。原來，原始人並沒有『聲音語』，他們底語言僅不過是『手勢的』——所謂『手勢語』（註二）。手勢語是比較聲音語更爲『天然的』因爲它更直接地聯系於思維底中心。

人類底語言底大部分——特別是在它底原始階段——可能在感觸底印象之下完全自發地出現，之後就印入及轉化爲『身體底習慣』，成爲一種與相關的生活環境裏的現象直接連結着的反射。而這個便給了它社會的『意義』和『內容』。

『手勢語之長時期的優勢——幾萬或幾十萬年——是思想及其機能之源泉。在這一點上，如果手所起的作用是技術方面的，那末，意識形態方面底一切便都從屬於社會，最後從屬那時的經濟結構。（這經濟結構之產生，即使不是由於人造的生產工具，至少是由於對於天然物之人工的利用）。』（馬爾：雅弗語言理論 89—90 頁）。

從手勢語到聲音語之進化過程，正發生在人類走進

更高級的開化階段的時候——也就是在人類開始在經濟生活裏應用『人造的生產工具』的時候。但是聲音語底最初應用倒也並不一定是被真正的需要所喚起的，因為手勢語還足夠對付當時的要求。

馬爾把聲音語底最初的記號和祭祀和巫術底出現聯系起來，原來，那些存在於一切原始人羣裏的祭司，在他們底祭祀儀式裏採用了三種原始時代產生的『藝術』——舞蹈，歌唱和音樂。這三者裏面，舞蹈是屬於『身勢的』，（這就是說，它是用動作來表現的）歌唱與音樂是屬於『聲音的』。（但是，最初的時候，歌唱並沒有句子或字眼，音樂也沒有人造的專門樂器。）

當然。這些動作是伴隨着一定的手勢語的，後來漸漸地附加上與音樂和歌唱配合的『最初的聲音』，這聲音便成為後來聲音語底源泉。

這些聲音從原始人底喉根裏發出來，像獸類底嚎叫一樣，也沒有我們現在習用的『分節音』，僅不過一些『音底結合物』而已。

這種原始音通常是四個，符合於四種宗教藝術——舞蹈，歌唱，音樂和聲音語。經過了長久的探究，馬爾斷定這四個『音底結合物』是 SAL, BER, YON, ROS (A, B C, D) 四組。

原始口語底這四個音素底原來的讀音，自然並不像

我們現在念它們的一樣，它們被原始人念得很緊促，每一個音素都讀成一個單獨的音。

過去了悠久的時光，跟隨聲音語底不斷進化，這些『音底結合物』因了它在勞動過程裏逐漸廣大的應用，就逐漸地分析化起來，同時發音也從喉管提高到喉頭和口腔。——雖則如此，在相當長的一大段時期裏，它們（音底結合物）還停留在不分節的，不純的和緊促的狀態上，還不是我們現在口語裏的分節音。

在現在的『雅弗族』諸語言裏，這種不純的聲音還大量地殘留着，甚至在一些進化階段比較高的語言裏也可以找到它底若干遺跡——特別是在阿勃哈茲（註三）語裏，馬爾曾找出了非常多的這類遺物。

阿勃哈茲語底字母有七十八個聲音，其中有許多是二個或三個音素的，馬爾曾把它們和俄語的許多例子作了比較。（註四）

上面說過的那些最先是非意識地在宗教和勞動（打獵之類）底過程裏產生的，『音底結合物』，後來得到了神聖的意義而變為那個它本身所屬的音底集團之『音底圖騰』。

然而，在最初的時候，它們無論如何還不是現代意義的所謂「語詞」，而僅僅是沒有一定意義的聲音而已。

但是，當人們第一次意識到，把某一個一定的聲音附

加在某一個一定的東西或現象上，它就會變成一種「關係物」，一種「記號」或「近似的代表物」的時候；當人們意識到這個「聯想」是可能的時候，這個意識就爲人類底相互理解開闢了一個新天地：產生了人類底聲音語！因爲人類底聲音語底全部意義就在「聲音」和被其象徵着（或標記着代表着）的東西或現象之間的象徵的聯想上。

照原始人底理解，這個聯想——關聯甚至緊密到如此的程度；卽是凡是一個人知道了某一件東西，一只野獸，或另外一個人底圖騰的時候，他就已經佔有了它們，而可以遂心所欲地指揮他們。顯然的，那時候「名」或「語詞」已具有一種奇異的神聖的意義，而同時它們又物質化了：它本身就有傷害甚至殺戮他人的能力。

於是，當人們一旦開始領悟到他們自己喉嚨裏的聲音有作爲信號的大用場的時候，他們就儘量應用它——特別是在舊法（手勢語）用不來的地方，例如在暗處，樹林等等看不見對方的手的地方。

可是，原始人並不創造許多新的聲音，他們祇是沿用舊的幾個，不過時時刻刻加複雜了它們的涵義而已，因此這些記號就喪失了它們本來單純的特性而變成「連索的」了。

例如，「手」底旁義爲「力」，「權勢」，「富」，



「神」等等。「呼喊」（用聲音）和「指示」（用手）有同一的意義，祇要看喬治亞語裏 U-toda 底意義是「他用聲音呼喚」同時又是「他向他伸過手來」，便可明白。

聲音語底出現在原始人羣裏，對於原始人無疑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大革命。

「這個時機底革命意義是非常偉大的，當手和眼睛底地位被另外一種官能所替代，這官能直接地和神經中樞有着聯系，而又和口腔和嘴唇聯接着」。

因了經濟生活之發展，社會內部關係之複雜化和精神領域之日益展開，頭腦參加社會勞動之增強，大大幫助了這個新的官能的實用。

在這種情況之下，聲音語在技術與意識諸方面之實用，本身就表現了它底衝破黑暗的力量，也表現了它在建立或接受物質的或形而上的，具體的或抽象的、概念、形象、思想時的精密性。

處於那個時代底社會環境裏，那從屬着生產條件和口語底產生及其發展底方式的聲音語，不能不成爲權威者底工具，正如同後來的文字、文學、印刷一樣。

從而需要來一個結論，卽是遠在歷史（狹義的）以前，聲音語就已經給了人類一種新的工具，用來互相理解和征服自然界。可是它同時也促進了部落內部底階級分化過程——人羣分做許多集團，從中一部份「高貴的」